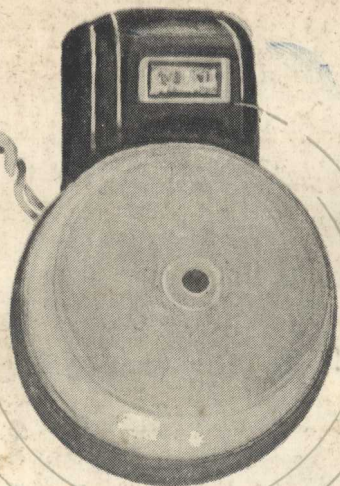


· 少年兒童讀物 ·



聞禍記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718.2
556
基藏本

存

內 容 提 要

本书包括五篇小說。“闖禍記”写一个闖了禍的孩子沒有讓別人受委屈，自己勇敢地承認了。“坐火車”写一个孩子在跟爸爸旅行途中的一些令人担心而又有趣的事。“放猪的孩子”和“我的姐姐”兩篇，表現了少年一輩人对劳动生活的向往和热爱。还有一篇“小鉄蛋”，描繪一个孩子怎样从生活中發現了別人的長处，懂得了應該向別人學習。

三年級以上程度的少年兒童都能看懂这本书。

闖 禍 記

李 趙 插 圖

☆

辽宁人民出版社編輯，出版（沈阳市沈阳路二段宮前里2号） 沈阳市书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文出字第1号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沈阳发行所发行

787×1168毫米·1/32印張·32,000字·印数：1—3,064 1957年10月第1版
1957年10月第1次印刷 統一书号：R10090·177 定价(3)0.13元

闖 禍 記

楊 光

早晨，我穿上小海軍服，隨着爸爸到學校去。爸爸走道可慢啦，我跑着跑着，就得蹲下等他一會兒，他剛走到我跟前，我又跑了，他呀，總也追不上我。

爸爸的學校，樓房可高啦，我仰頭數數，整整有四層。我跑上大台階，抓住門上的黃銅棍兒，拽開門，走進去。

一個大胡子爺爺攔住了我，他眯縫着眼睛對我說：

“小海軍，你找誰呀？”

“誰也不找。”

“要玩，得到外邊去，這兒是學校。”

“哎，不嘛！”

“嗬，耍賴了。”

這時候，爸爸進來了。我跑過去，抱住爸爸的大腿，眼睛溜着大胡子爺爺。

“耍賴？把手放在他的胳膊窩，抓抓就好了。”

爸爸怕大胡子爺爺，要不，干嘛幫他出主意哪。

“楊老師，這是您的孩子？”

“嗯。”爸爸低頭對我說，“給胡爺爺行禮！”

我撅着嘴，給大胡子爷爷行个礼。大胡子爷爷摸摸我的脸蛋兒，咯咯的笑了。

爸爸領我上樓。那些学生，不論大个兒的，小个兒的，見着爸爸都行礼。嘿，怪不得爸爸方才讓我給大胡子爷爷行礼。

爸爸的办公室可大啦，窗台上摆着的花，噴香噴香的，每个办公桌上，都摆着兩落又薄又大的書本，玻璃墨水壺里，一个格里裝着藍水，另个格里裝着紅水，越看越好看。

办公室里的叔叔和阿姨，哎呀，可真多！我一个个的記住他們的姓了：那个帶眼鏡的是陈叔叔；那个燙髮，穿花裙子的是刘姨；守門坐着的是馮姨……他們說我是个乖孩子，什么叫乖孩子？我才不“乖”呢。

鈴响了，爸爸拿着書本随着大家出去了。屋里，只剩下我和刘姨。我登着椅子，爬上爸爸的桌子。桌子上有个方方的黃紙盒，我悄悄把它打开，那里面裝着一根根的小白棍兒。我拿出一根，在桌上一划，桌上立刻就出現了小白道。

我从桌上下來，蹲在地板上，想画个玩艺兒。画什么呢？有了，就画个小狗吧。

“小明，干什么呢？”

我的手一哆嗦，小白棍兒掉在地板上，叭噠，摔兩截兒了。刘姨听我沒答碴兒，就过来了。

我吓得不敢抬头看她，可是，她并没生气，还夸奖起来：

“呀，你画的小狗多象啊！”

“嘻嘻，我还会画小猫呢。”

“那好哇，不过，不能在地板上画。”

“在那兒画？”

“把粉笔送回原地方，我再告訴你。”

我拾起兩截兒的粉笔，心里有点不大高兴。可是，我一看刘姨的眼神，便不由的把粉笔放到黃紙盒里。

刘姨把地板上的小狗擦下去。她說：

“瞧，地板上沒白道，該多漂亮！”

我偷着瞧瞧桌上的白道，不吱声了。刘姨給我一只鉛筆和一張白紙：

“在这上画，画多少，我都喜欢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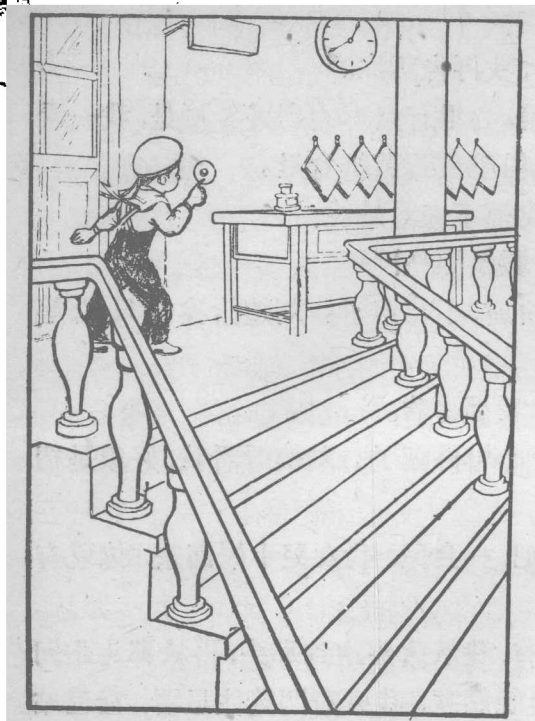
我接过紙和笔，却沒心思再画了。刘姨看看我，好象是猜着了我的心事似的：

“不想画，出去玩玩吧，一会儿，我女兒小娟回来，你就有伴兒了。”

走廊上一个人也沒有，我从这头跑到那头，再从那头跑回来。咦，爸爸在那个屋里說話呢，我扒着門縫往里看，爸爸站在台子上，听不明白說些什么。再想看看学生，倒霉，門擋住了我的眼睛。我輕輕的拉开門，一探腦袋，坏了，爸爸看見我了，他朝我一摆手，我抹身就跑，跑得心蹦蹦地跳。

对着楼梯口的那个門旁边，有个“黑奶头”貼在牆上，这是什么玩艺兒？我想用手碰一下，可是，沒敢。

楼梯响了，大胡子爷爷走上来，我赶紧躲开，藏在牆角。大胡子爷爷看看鐘，就按了“黑奶头”嘴一下。說也奇怪，突然，“得兒”的响起鈴声。爸爸出来了，馮姨出来了，女学生也一窩蜂的出来了。



樓上，樓下都有學生，她們踢毽，拍球，說說笑笑，玩的可熱鬧啦。噢，那個扎辮的姐姐我認識，過年那天，她給我們家送過燈籠。

那個扎辮的姐姐也看見我了，她對另一個姐姐，指着我說：

“那個穿小海軍服的，是咱們班主任的兒子。”

“誰是你們班主任的兒子？”我走過去

說，“我是爸爸的兒子。”

那個扎辮的姐姐嘻嘻的笑了。笑什麼，人家本來是爸爸的兒子嘛，我越說，她越笑，人圍上來的越多。

“你們欺負人呀？”

扎辮的姐姐掏出花手絹擦擦眼睛，止住笑，伸手來拉我，我一扭身，背過臉去，心里說：“誰和你好，壞姐姐……”

大胡子爷爷又來了，他一按“黑奶頭”，圍着我的人都跑進教室。“黑奶頭”真好，一按它，鈴就響，姐姐們就出來玩。再一響，她們就學習去了。

走廊上，又剩我一个人了。方才，那个扎辮的姐姐拉我玩，我不干，現在，我想玩，她又不在了。我走到“黑奶头”前边，想按它一下，叫鈴响；鈴一响，姐姐們就出来了，那时候，我一定和她们比比拍球，看誰拍的多。可是，随便按，能行嗎？大胡子爷爷生气怎么办？不按吧，我又有点想……我想着想着，一不加小心，手指头碰上“黑奶头”。鈴，“得兒”的响了，我吓的头也沒回，抹身就跑。这时候，我看見一个小女孩上了楼。

我跑进办公室，恰好撞在馮姨的怀里，她吻了下我的臉蛋兒，說：“小家伙，跑摔了！”我沒敢吱声，耳朵里仿佛还响着鈴声。

馮姨把我帶到走廊，我听見大胡子爷爷喊：

“沒下課——剛才的鈴是小淘气搞的！”

我赶忙躲在馮姨的身后，偷偷地瞅着。哎呀，大胡子爷爷生气了，他正追問着剛才上楼的那个小女孩：

“好哇，小娟娟，按了鈴还不承認！”

“我本来沒按嘛。”

“这兒沒別人，我上楼的时候，就你一个兒在……”

小娟娟的眼圈紅了，鼻子抽搐着，要哭了。

有一次，猫碰打了花瓶，媽媽硬說是我弄坏的，我气的哇哇哭。这回，真是我惹的禍，可是，叫人家小娟受委屈，多不好！爸爸常說，不誠实的孩子是沒出息的。我真想把方才的事兒告訴大胡子爷爷，可是，一瞧大胡子爷爷眼睛瞪的那个样兒，我又沒这股勇气說了。

馮姨在旁边也插上話：

“娟娟，要誠實，敢承認錯誤就是個好孩子。”

“是啊，”大胡子爺爺對娟娟說，“你要認錯兒，我就不怪你。”

小娟娟一甩撻小辮，撅着嘴，瞅瞅我，又瞪瞪大胡子爺爺說：

“別誣賴好人！”

大胡子爺爺火了，朝手心吐口吐沫，一把捉住小娟娟的手腕子：

“你再說一遍！”

我嚇怕了，看樣子，大胡子爺爺是要打娟娟，便哀求道：

“胡爺爺，不要打她！”

“不能饒她！”大胡子爺爺擠擠眼兒，把手伸進娟娟的胳膊窩，說：“看她的嘴還硬不硬？”

要打了，我閉上眼睛，攙住馮姨：

“馮姨，鈴不是娟娟按的！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哎，我……我也不知道。”

大胡子爺爺瞧瞧我，眯縫着眼睛笑了，他說：

“嘿嘿，我知道是誰按的了。”

“你知道？……”

“對了，不信你看，誰按鈴，誰的嘴唇就干巴！”

我趕忙伸出舌頭，舔舔嘴唇。馮姨也笑了，她伏在我的耳邊說：

“小寶貝，說實話，大胡子爺爺才會喜欢你。”

“哎嗯……”

我瞧瞧馮姨，馮姨也正在笑呵呵的看着我。

大胡子爷爷說：“說吧，小海軍，是誰按的？我 不会怪他的！”

“是……哎 嗯……我的手一 碰，它就响了！”

“你剛才为 什么不說呢？”

“我怕……”

“怕什么，作 錯了事兒，就应

該承認嘛。”馮姨亲了我一下，繼續說下去，“不然，胡爷爷責备 小娟娟，你該多难为情啊！”

大胡子爷爷比划着我的胳膊窩說：

“小海軍，下次可不許再动了，再动，我就撓你这塊兒！”

“嗯，下次不啦。”我低下头，默默的咬着手指头。

大胡子爷爷看我不吱声，便扭过头，敲着自己的腦袋，对 娟娟說：“老糊涂了，爷爷錯怪了你。一会儿，我再給你講回 小白兔的故事……”



沒想到，小娟娟眨巴眨巴大眼睛，嘆嗟的笑了。她學着大胡子爷爷的腔調，敲着腦袋，說：“我老糊塗了……嘻嘻嘻嘻……”

馮姨把我送到娟娟的面前：

“和娟娟玩去吧！”

我猶豫猶豫地看着娟娟，怕她不願意和我玩。娟娟瞧瞧馮姨和大胡子爷爷，冷丁伏在我的耳邊說：“走，我給你講小白兔去。”

坐 火 車

楊 光

坐火車可膩人啦，窗外的小樹，電綫杆子，總是一個勁兒的，向後倒下去。我剛探出腦袋想看看它們，呼呼的大風，差點刮跑我的小海軍帽，吓的我赶忙又縮回來啦。

爸爸看看報紙，眼睛就閉上啦，不大一會兒，報紙又慢慢的，从他手里滑下來，嘻嘻，他歪着脖子睡啦。

從窗口飛進個小甲蟲，落在爸爸的鼻尖上，他喃喃的嘟囔着，擺擺手，轉個身子，又睡啦。

我拾起報紙，學着爸爸的樣子看着，真別扭，那上面的字兒，象一排排的小黑蟲子，我一個也不認識。坐在旁邊的老奶奶，忽然，朝我咯咯的笑起來。

我瞪了老奶奶一眼，她呀，一點也不知道害羞，還是笑。

“小家伙，你的报纸拿倒啦！”

我又瞪了她一眼：

“我……我就喜欢倒着看。”

“那怎么成，”她板着脸儿说，“看报就得有个规矩，就象人不能头朝下走一样。”

“能啊，杂技团的叔叔就能！”

“啧啧，”她咂咂嘴，“人家是练把式，你是学习。”

你瞧，她多厉害，好吧，那就倒过看。可是，那一排排的小黑虫子，我还是一个也不认识。

后边，有个叔叔拉起手风琴，那歌儿真好听。

我回过头，站在座位上，盯盯的看着那个叔叔。他呀，可淘气啦，玩玩琴，就冲我挤挤眼儿。他一挤眼儿，我就对他吐吐舌头。他笑了，向我摆摆手。

“叫我去吗？”

他点点头。

我悄悄的下座，瞧瞧爸爸，爸爸睡的象老猫似的，打着呼噜。我一步一步的踱过去，那叔叔上下看看我的小海军服，让出个位置，我就挨他坐下了。

他拉个歌儿，我就拍拍手；他拉个歌儿，我就拍拍手。可是，忽然来了个穿花布拉吉的姑姑，一句话就把他喊走了。

“叔叔，再拉个歌儿吧！”

“呶，回头再玩。”

其实呀，他根本就沒回头，挽着那个姑姑，一直的走进前边的车厢。

他們干什么去啦？我也去看看，哎，等我一進去，他們就沒影啦，也許是藏在椅子底下了吧，我蹲下找找，還是沒有。噢，這兒滾來個大紅皮球，真好哇，比我家里的那個還大……

“不許動，那是我的！”

我抬頭一瞧，迎面跑來個小女孩。她在我面前站下啦，撅着嘴，兩根麻花似的小辮，怪癢癢的碰在我的臉上。

“你的？拿去吧。”

她接過球，也蹲下啦，我以為她要打架呢，連忙倒退了兩步。

“你是小海軍嗎？”

“是呀。”

“你有槍嗎？”

“槍，嘻嘻，叫妹妹弄壞啦。”

“會拍球嗎？”

“會，玩嗎？”

“來吧！”

大紅皮球真好玩兒，一拍就跳起來，小女孩一連拍了十幾下，大紅皮球都是規規矩矩的，在她的手心下蹦跳着。哎呀，輪到我的班兒啦，我一拍，它就跑，氣的我真想把它擲到火車外邊去。

“換換樣兒玩吧！”

有個穿白衣服的海軍叔叔走過來，摸着我的下頰說：

“對呀，小海軍，應該換換樣兒啦。”

“爸爸，”那小女孩拉着海軍叔叔的手，“你也和我們一塊

玩吧！”

“啊哼，小容，你又來纏我。”

我好象發現了寶貝，點着小女孩的鼻尖說：

“啊——你叫小容！”

“哎，你呢？”

“我？叫小明，可是不告訴你。”

海軍叔叔哈哈的笑啦，他攤開兩隻大手，把我和小容抱起來。他們的座位和爸爸的不一樣，兩個黑皮椅子中間，有個小方桌。方桌上擺着烟具，哎，還有一包水蜜桃。

“喲，吃個桃吧！”

我看看海軍叔叔，又看看大水蜜桃，慌忙的捂上嘴，搖了搖頭。

“不要緊，小海軍應該聽大海軍的話。”

小容遞給我個桃子，我也給她挑個桃子，是個頂大頂大的。

“叔叔，你見過海嗎？”

“我的家就在海邊上。”

“海有多大呢？”

“喲，可大啦，看不見岸，望不到邊呀……”

海軍叔叔摸摸小胡子，就給我們講起海的故事來啦。

火車大概是乏啦，它越跑越慢，呼哧呼哧的喘着氣，慢慢的站下了。

海軍叔叔貼着玻璃向外看了一眼，冷丁的站起，拿着皮包，催着小容：



“差一点坐过站，咱們得快下去。”

“再玩一會兒吧，爸爸。”

“不行，我的小寶貝。”
海軍叔叔順手挾起小容，冲我一呶嘴，“小海軍，再見吧！”

“再見，海軍叔叔。”

他們下了車，就擠在人羣里，哎喲，那個阿姨的傘柄碰了小容一下，你瞧，她咧咧嘴，可是沒有哭。哎，她朝我招手作什麼？

“小容——叫我去作什麼？”

她沒答碴兒，還是在招手。我急啦，騰騰的跑下車去。

糟啦，他們那去了，我左找右找也沒找到。火車鳴的叫了一聲，接着，便庫——次！庫——次的開走啦。

哎呀，爸爸還在車上呢，我轉身便往回跑，可是，晚啦，該死的火車，我叫它站下，等一會兒，它呀，象犢子似的，不理碴

兒，還加勁的跑啦。我气得哇的哭了，跟在車后边，一边跑，一边喊着：

“爸爸——爸爸——”

一个帶紅臂章的老爷爷攔住我，他蹲在我的面前，掏出手絹，給我擦擦眼泪，問道：

“怎么啦？小海軍。”

“庫——次！庫——次！哎，該死的火車，把爸爸拉跑啦！”

“啊，這還了得！”

“哎，座上還有兩個大蘋果，也叫它拉跑啦！”我又哭了。

“甭哭，爷爷打个電話，給你叫回來！”

我揉揉眼睛，隨着老爷爷走進一間小屋。那里，只有一張桌子，兩把椅子，窗台上，有一盆開得象火似的大紅花。

“小海軍，在這兒玩吧，不要出去，我給你找爸爸去。”

“若是餓了呢？”

“餓啦？”老爷爷眯縫着眼睛看看我，从桌里拿出個白鐵盒，“餓啦，这里面有飯菜，你就吃吧！”

白鐵盒里裝的什么呢？我想打開，可是，又沒敢動。過一會兒，我扒門縫瞧，外邊一個人也沒有，我就輕輕的揭開白鐵蓋兒，嘻嘻，里面有饅頭，還有兩塊魚。

我哈下頭，伸出舌尖，輕輕的舔了一下魚，魚香噴噴的。我對自己說：吃一口吧！于是，便咬了一口，哎呀，咸的我直咂嘴，我趕忙吃塊饅頭，可是，又淡啦，那就再吃口魚吧，這樣一來，兩個饅頭，一塊魚，就進了我的肚子。

窗外，汽車嘀嘀的叫着，我登上椅子往外瞧，一眼就看見前邊有個大圓池子，里边，石頭山嘴噴出一股高高的水柱。哎呀，這可真是個好地方，我推開門，從木柵欄的縫兒鑽出去，一眨眼就跑到池子邊啦。

池子里還有金魚哩，紅的，白的，小嘴一張一張的喝着水。

“哎呀，不要喝涼水，媽媽說，喝涼水肚子疼！”

小金魚晃着尾巴，好象說：

“不嘛，你管不着。”

“再喝，我要捏住你嘴啦！”

我把手剛伸進水里，它就晃着尾巴，赤溜的跑啦。

嘀嘀！前邊又有一輛小汽車駛過去，咦，車里的不是小容嗎，我乐的蹦起來，緊緊的追上去。

交通崗上的警察叔叔看見我跑，他也跑，要比賽嗎？還沒等我用勁跑呢，他一把就拉住了我，一輛大卡車，嗖的從我們身旁跑過去。

“多危險！”他擦着汗珠子，粗重的喘着氣。

什麼叫危險？要賽跑，就賽吧，干嘛拽人家，看，小容的那輛汽車跑丟啦。

“小海軍，你住在那兒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

“噘，生氣啦。”

他抱起我，我撇着嘴，閉上眼睛，哼，就是不瞅他。

他大概也生氣啦，喝咻喝咻的走進派出所，就象買來的布娃娃一樣，把我放在辦公桌上，對一個阿姨說：“所長，撿來個

孩子，您处理他吧！”

“好吧。”

他在阿姨的耳边，又咕嚕了几句，便笑着走开啦。

阿姨上下打量打量我：“啊，好一个漂亮的小海軍，呶，就是臉上太髒啦。”

我擦一下鼻尖，害臊的低下头。

“来吧，我給你洗洗。”

“我自己会洗。”

“那更好啦！”

我洗臉，她哼着歌兒，一会儿，我們就熟啦。

“方才，你跑什么？”

“追小容。”

“小容是誰？”

“在火車上認識的小朋友。”

“在火車上？”

“是啊，就是在那个該死的火車上。”一提起火車，我就想起爸爸，想到座位上的那两个苹果。

“为什么叫該死的火車？”

“它把爸爸拉跑了！”

“哎哟哟，乱七八糟的，这是怎么回事呀！”

得勒兒……桌上的电话响啦，阿姨拿起听筒，站在那兒，自言自語的叨咕着：

“嗯，是啊……丢个孩子……穿小海軍服，長得白胖胖的，对嗎？……嗯，来吧，再見……”